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

論語言

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系語言學教研組編

商 務 印 書 館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

論 語 言

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系語言學教研組編

商 務 印 書 館

1959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摘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主席有关語言問題的著作彙編的，書后附有党关于語言文字政策的主要参考文件。本書不仅是語言學課程的參考書，同时也是語言科學研究工作、語文工作者的參考書，是批判各種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語言學說的有力武器。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7號)

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

北京五十年代印刷廠印刷 龍門裝訂廠裝訂

統一書號：9017·52

1959年8月初版

開本787×1092 1/32

195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數 116 千字

印張 6—6/16

印數 1—8,000 冊

定價 (10) ¥ 0.85

說 明

为了坚决执行党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彻底实现教育革命，使語言科学以馬克思主义語言理論作为指导，使学生在學習語言学課程时，能以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关于語言的学說作为依据，我們編了这本书。

这本书不仅是語言学課程的参考書，同时也是語言科学研究工作者、語文工作者的参考書，是批判各种資产階級唯心主义語言学說的有力武器。

本書的內容系摘引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中有关語言問題的部分。由于編者学識有限，可能还不全面，希望讀者指正。本書还选了一部分有关語言文字政策的重要文件作为附件。

毛主席的“实践論”和“矛盾論”是我們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方法論的基础，學習語言課程和从事語言科学研究工作的同志都必須很好地學習。但鑑于毛主席这两本著作已有單行本，并已收入“毛澤东选集”中，讀者很容易找到，同时也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再刊載了。

編写本書时，我院毛文穎等五位同学协助抄写工作，在此向他們表示最深的謝意。

北京外国語学院俄語系語言学教研組

目 錄

一、馬克思、恩格斯关于語言的學說	(3)
1. 恩格斯論語言學的意義	(3)
2. 恩格斯論學習外語的意義	(4)
3. 馬克思、恩格斯論語言中的同一性和差別性	(4)
4. 馬克思、恩格斯論語言和思維	(5)
5. 馬克思、恩格斯关于語言和思維起源的學說	(6)
6. 馬克思、恩格斯論名稱和事物的關係	(15)
7. 馬克思、恩格斯論語言的發展	(16)
8. 馬克思、恩格斯論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意義	(19)
9. 恩格斯：法蘭克方言	(20)
二、列寧論語言問題	(56)
1. 列寧給語言所下的定義	(56)
2. 列寧論語言和思維	(56)
3. 列寧論名稱	(53)
4. 列寧論語言中的辯證法	(59)
5. 列寧論黨的民族語言政策	(59)
6. 列寧論民族語言的形成	(63)
三、斯大林关于語言的學說	(63)
1. 馬克思主義与語言學問題	(63)
2. 斯大林論語言和思維的起源	(104)
3. 斯大林給民族所下的定義	(104)
4. 斯大林論黨的民族語言政策	(108)
5. 斯大林論民族和民族語言發展的前途	(110)
四、毛主席关于語言文字的學說	(117)
1. 反对党八股	(117)
2. 毛主席論學習勞動人民語言的重要性	(131)
3. 毛主席对运用語言的要求	(132)
4. 毛主席論民族和民族語言	(133)

5. 毛主席論党的民族語文政策 (138)
6. 毛主席論普及文化和文字改革 (139)

[附 件]

1. 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話的指示 (140)
2.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144)
3. 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 (157)
4. 关于文風問題答“新观察”記者問 (171)
5. 正确地使用祖國的語言,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争! (177)
6. 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話、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183)
7. 努力推广普通話 (189)
8.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和汉语拼音方案 (192)
9. 少数民族語文工作需要促进 (197)

一、馬克思、恩格斯關於 語言的學說

1. 恩格斯論語言學的意義

至於語言學，那末將來的青年公民，可以不必掛慮。“死的言語，全被摒棄……至於活的外國語的研究，則是……次要的事情”，只有在各人民間的關係擴大成為人民大眾本身的移動時，外國語才能按需要程度，以簡便的形式，為每人所學習。“對於語言的真正有教育的研究”，應當從一種總的文法中去求得，特別是從“本國文的材料及形式”中去求得。在杜林先生看來，現代人的民族狹隘性還是過於世界化了。他想消滅現在世界上稍能使人超越狹隘民族觀點的兩種槓桿——他要廢除關於古代語言的知識，這種知識至少給各民族中受古典教育的那些人，以其所共同的更廣大的眼界；同時他又要廢除關於新語言的知識，這些新語言可以被用來使各民族的人能夠互相通話，並了解本國以外所發生的事情。可是本國文的文法，則應該根本讀得爛熟，但是要能了解“本國文的材料及形式”，就只得追溯它的發生及其逐步的發展，如果一不顧本國語言自身的已死形態，二又不顧同類的活的語言及死的語言，那末上述這種了解，也是不可能的。這樣，我們又陷於被禁的領域中了。杜林先生既把全部近代的历史的文法，從他的教育計劃上勾去，那末在他的語言研究上就只剩得一種舊式的技術文法，這種文法採取舊時古典語言學的模型，並且，因缺乏歷史的基礎而帶着自己的全部的詭辯性與任意性。杜林先生對於舊語言學的憎惡，使他竟至把它的

最坏的产品，当作“真正有教育的語言研究的核心”。显然的，我們所遇到的这位語言学者，从来没有听见过六十年来这样巨大地这样成功地發展着的历史語言学，所以他不是从波拍，格立姆及田芝而是从久已去世的海夷士及培克尔中去寻求“最近代的教育要素。”

摘自“反杜林論”

2. 恩格斯論學習外語的意义

說到形式，只有常常使用外国字这一点，可以怀疑是否妥当。但是拉薩尔在其演說和宣傳小冊子中，也已經不大避免使用外国字了。而且据我所知，大家並沒有訴苦。而从那时以后，我們的工人們已經更热心地和更經常地看報紙，因此也就更多地領会了外国字。我只删除了那些多余的外国字。但是留下了必要的并且不附註解釋的名詞。因为这些必需的外国字(大部分是科学技术上通用的術語)，如果可以譯为德国話，那就成为不必要的了，这就是說，翻譯只能曲解这些術語的意义，不仅不能說明，而且反会形成混乱。

摘自“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發展”

3. 馬克思、恩格斯論語言中的同一性和差別性

恩格斯論語言中的辯証法因素

同一性在自身中包含着差別性，这一事实在每一句子中都表現出来。在这里謂語是必須和主語不同的，蓮花是一种植物，玫瑰是紅的：这里不論是在主語或者在謂語中，总有点什么东西是謂語或主語所包括不了的。

摘自“自然辯証法”

可是，虽然高度發達的語言也有一些法則与規定同于很不發達的語言。但构成語言的發展的，正是不同于这一般与共同之点的差別。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这里已經有了統一，而我們之所以要把对一般生产适用的种种規定区别开来，正是为了不致于因为統一而忘記了本質的差別。而忘記这种差別，正是——譬如說——想証明現存社会关系之永存和諧的現代經濟学家們的全部智慧所在。

摘自“政治經濟学批判”

4. 馬克思、恩格斯論語言和思維

語言和思維的統一性

“精神”这个东西自始就为物質所“糾纏”着，这里所說的物質是以运动着的气層或声音的形式，簡言之即以語言的形式而出現的，語言和意識是同样古老的；語言是为其它人們存在着，因而也是为我自身而存在着的一种实际的，真正的意識，語言也跟意識一样，是从需要中，即从与其他人們交际的迫切需要中产生出来的。

观念，表象，意識的产生一开始就直接与人們的物質活动和物質交际——现实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

摘自“德意志意識形态”

恩格斯批判杜林關於語言和思維的唯心主义观点

杜林先生在整整的五十頁中，把陈辞濫調和乱語似的廢話文杂湊，一句話就是把純粹的胡說作为穷究底蘊的关于意識要素的科学提供給讀者。我們絕不想从这上面引述什么例証。我們仅仅摘引下面一点“誰要是只能通过語言来思維，那么他就不懂得什么是抽象的和純粹的思維。”如果这样，那么动物就是最抽象的，最純粹的思維者，因为它們的思維永沒有因語言的討厭

的干涉而弄得模糊。無論如何，从杜林先生的思想和表現这种思想的語言上，可以看出这些思想是如何的不适合于任何的語言，而德文是如何的不适合于这种思想。

摘自“反杜林論”

意識是社会的产物

意識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并且，只要人存在，它就永远是社会的产物。

摘自“德意志意識形态”

語言是社会現象，不是个人現象

把語言看作个别人的产物是荒謬的，語言本身是某一集体的产物。

摘自“馬克思未發表的手稿”

語言和思維同时产生

語言和意識是同样地古老；……

語言和意識一样，它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在和其他的人的交际中的迫切需要才發生的。

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5.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語言和 思維起源的学說

恩格斯論語言和思維的起源

在好几十万年以前，在地球發展中地質学家叫做第三紀的时候——究竟在第三紀的哪一时期現在还未十分确定，大約是在末期，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大概現在已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上，生活着一种特別高度發展的类人猿。达尔文曾經把我們的这些祖先大致描写給我們：它們滿身是毛，下顎有鬚，两耳尖聳，成羣地生活在树上。

这些猿类，大概首先受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攀援时要、手担任和脚不同的作用，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而渐渐采用了直立的姿势。这就是从猿转变到人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一切现在还活着的类人猿，都能直立起来并单靠两脚向前移动，但只是在迫切需要的时候才这样做，而且非常笨拙。它们自然的步法是半直立的样式，还需要用手来帮助。大多数的类人猿是以弯着的手指的中间的指节骨支在地上，两腿蹬起，使身体穿过两长臂之间前进，就像跛子扶着两根拐杖行走一样。一般讲来，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猿类中间观察到从四肢行走到两脚行走的一切过渡阶段。但是一切猿类都只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两脚行走。

如果说我们遍体长毛的祖先之直立行走，起初乃是法则，而后来才渐渐变成一种必要，那末必须有这个前提：手在这个时期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了。在猿类那里已经有了手和脚的某种分工。如我们曾经说过的，在攀援时手和脚是使用得不同的。手特别是用来摘取和握住食物，就像某些较下等的哺乳动物使用前掌所作的一样。许多猿类用手在树上筑巢或者像黑猩猩一样在树枝间修造住处以避风雨。它们用手拿着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向敌人投掷。它们在被捉住以后用手做出许多简单的模倣人的动作。但是正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甚至最和人相似的猿类的不发达的手和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而完善化的人手之间有何等巨大的距离。两种手的骨节和筋肉之数目和一般排列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几百种为任何猿类所模倣不到的动作。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即使是最粗笨的石刀。

因此，我们的祖先在从猿转变到人的好几十万年的过程中

逐漸地學會了使自己的手適應於一些動作，而這些動作在開始時只能是非常簡單的。最低級的野蠻人，甚至那種可以認為已向獸類狀態倒退而同時在身體上也退化了了的野蠻人，比起這種過渡期間的生物來還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在人能夠用他的手把第一塊石頭做成刀子以前，可能已經經過一段很長久的時間，這段時間如果和我們所知道的有史時間相比，後者就顯得短促得不足道了。但是有決定意義的一步終於完成了：手變得自由了，能夠不斷地獲得新的技巧，而這樣獲得的較大的靈活性便遺傳下來，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所以，手不但是勞動的器官，它還是勞動的產物。只是由於勞動，由於經常和日新月異的動作相適應，由於這樣所引起的肌肉、韌帶以及在更長時間內引起的骨骼的特別發達遺傳下來，而且由於這些遺傳下來的靈巧在新的愈來愈複雜的動作上不斷革新地使用，人的手才達到這樣高度的完善，在這個基礎上它才能彷彿憑着魔力似地產生拉飛爾的繪畫，托爾瓦爾德孫的雕刻以及巴加尼尼的音樂。

然而手並不是一種孤立的東西。它僅僅是整個極其複雜的機體的一個單獨的肢體。凡是有利於手的，也會有利於手所服務的整個身體，而且這是從兩方面進行的。

更重要得多的是手的發展對其他機體的直接的和可證明的影響。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我們的猿祖先是一種社會化的動物；人這種一切動物中最社會化的動物，顯然不可能從一種非社會化的最近的祖先發展而來。隨着手的發展，隨着勞動，人開始了對自然的統治，這種統治在每一個新的進展中擴大了人的眼界。他們在自然對象中不斷地發現新的、已往所不知道的各种屬性。另一方面，勞動的發達必然幫助各個社會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因為它使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的場合增多了，並且使這

种共同协作的好处对于每一个人都一目了然了。簡單講来，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什么东西非說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發达的喉管，由于音調的抑揚頓挫之不断加多，緩慢地然而一定不移地改造起来了，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漸学会了連續發出一個個清晰的音节。

語言是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釋是唯一正确的解釋，这拿动物来比較就可以証明。动物之間，甚至高度發展的动物之間彼此要傳達的东西是很少的，这些东西它們不用發音清晰的語言也可以互相傳達出来。在自然状态中，沒有一种动物感觉到不能說或不能听懂人的語言是一种缺陷。如果它們經過人的馴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馬在和人的往来中所养成的对于發音清晰的語言的听觉是十分敏銳的，以致在它們的想像所达到的範圍內，它們能容易地学会听懂任何一种語言。此外，它們还获得了这种表現感情的能力、如对人依慕、感謝等等，而这种感情的能力是它們向来所沒有的。和这些动物常接近的人不能不相信：这些动物現在常常感觉到不能說話是一种缺陷。不过可惜它們的發音器官已經向一定的方向專門發展得很厉害了，所以無論如何这种缺陷是补救不了的。但是，只要有了适当的發音器官，这种不能說話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內是可以克服的。鳥的口部器官和人的口部器官当然是根本不同的，然而鳥是唯一能学会說話的动物，而鳥中具有最討厭的声音的鸚鵡說得最好。我們不要說鸚鵡不懂得它自己所說的是什么。它之几小时不停地反复說它那儿句話，的确是完全出于它喜欢說話和喜欢和人往来。但在它的想像所达到的範圍內，它也能学会懂得它所說的是什么。如果我們以謾罵的辭句教給鸚鵡，使它能夠想像得到這句話的意思（这是从热带回来的水手們的一种主要娱乐），然后惹它發怒，那末我們馬上会看到：它会一

点兒也不錯地使用它的謾罵的辭句，好像一个柏林叫卖小菜的女人一样。在乞求好吃的东西时，也正是如此。

首先是劳动，而后是語言和它一起成了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們的影响下，猿的腦髓就逐漸变成人的腦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类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來說，远远超过前者。和腦髓的进一步發达相并行，它的最密切的工具——感觉器官——也进一步發达起来了。和語言的逐漸發展同时發生的必然是听觉的相应的完善化，同样，和腦髓的發达同时發生的無論如何就是所有感官的完善化。鷹比人看得远得多，可是人的眼睛識別东西却远胜于鷹。狗比人具有更銳敏得多的嗅觉，可是它不能辨別在人看来是各种物件的特定標誌的嗅味的百分之一。至于触觉，猿类也不过剛剛有一点兒最粗糙的萌芽，而在人那里，則由于劳动的緣故，已經随着手的發展而首先形成了。

腦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明白的意識以及抽象力和推断力的發达，对劳动和語言又起着反作用，給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以一个常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从猿和人最終分离的那一瞬間起就停止了，而相反地是在繼續着；它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程度和方向來說是不同的，有时候在某些地方甚至可能發生暫時退化的情形，但是整个看来它总是大踏步地前进着，因为随着完全的人的出現，又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从而它一方面获得了新的强有力的推动力，另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从攀树的猿羣进化到人类社会之前，一定經過了几十万年——这在地球的历史上只不过是我們人类生活中的一秒鐘。但是人类社会最后畢竟出現了。人类社会之所以区别于猿羣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呢？是劳动。猿羣满足于把它們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羣而分得的地区的食物吃光。它們从事于

迁移以及和附近猿羣的斗争，以获取新的食物地区，可是除了无意识地用它们的粪来施一点肥，它们就没有能力从这食物地区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给的数量更多的东西。一旦所有的食物地区都被占据，猿类就不能再扩大繁殖了；猿类的数目最多也只能像往常一样。但是一切动物对食物都是非常浪费的，并且常常摧毁还在胚胎状态中的食物。狼不像猎人那样爱护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牝鹿。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吃掉，它们把该地所有的山岭都吃得精光。动物的这种“掠夺经济”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它逼迫着动物适应于和平常吃的不一样的新食物，因此它们的血就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化学成份，整个身体的构成也渐渐变得不同了，至于一下子固定下来的物种那就灭绝了。毫无疑问，这种掠夺经济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祖先变成人。在一种在智力上和适应能力上比其他一切猿类都高得多的猿类那里，这种掠夺经济的结果，就是食料植物种类的数目愈来愈增多，这些食料植物中，可吃的部份也愈来愈加多，总之，就是食物愈来愈复杂，因而输入体内的材料也愈来愈复杂，这些材料便给这种猿提供了变成人的化学条件。但是，这一切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我们所发现的最古的工具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根据我们已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的工具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是打猎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但是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从只吃植物转变到同时也吃肉，而这又是进化到人的重要的一步。肉类食物在差不多现成的状态下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它缩短了消化过程以及身体内其他植物性过程（即与植物生活现象相应的过程）所必需的时间，因此省下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

材料和更多的精力来过真正动物的生活。这种在形成中的人离植物界愈远，他超出于动物界也就愈高。正如除了吃肉类还吃植物的习惯使野猫和野狗变成了人的奴隶一样，除了吃植物还吃肉类的习惯大大帮助了增强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髓的影响；由于肉类食物，脑髓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形成起来。请主张素食的先生们原谅，假若不肉食，人就不能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虽然在我們所知道的一切人种中，有一个时期曾因肉食而吃起人来（柏林人的祖先，范莱塔勃人或维尔茨人，在十世纪还吃他們的父母）。但是在今天这对于我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肉食产生了两种有决定意义的新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前者更加缩短了消化过程，因为它给口提供了可说是已经半消化的食物；后者使肉类食物丰富起来，因为它和打猎一起开辟了更经常的新的食物来源，并且还供给了就养分说来至少和肉相等的像牛乳及其制成品一类的新的食物。这样，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把它们間接的影响一件一件地来讲，未免离题太远了，虽然对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来说，它们实在是非常重大的事件：

正如学会了吃一切可吃的东西一样，人也学会了在任何一种气候下生活。人分佈在所有可居住的地面上，是唯一能独立自主地这样作的动物。其他的动物，虽然也习惯于各种不同的气候，但这并不是它们独立自主的行动，而只是跟着人做的，类如家畜和寄生虫就是这样。从原来居住的总是一样炎热带迁移到比较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夏冬两季的地带后，就造成了新的需要，即住房和穿衣来抵御寒冷和潮湿；同时也造成了新的劳动领域和因之而来的新的活动方式，这就使人离开动物愈来愈

远了。

由于手、發音器官和腦髓的共同作用——这不仅对每个人來說是如此，而且对全社会來說也是如此——，人才变成有能力來进行更复杂的活动和有能力來提出和达到更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變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紡紗、織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与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現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發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發展起來了，而且和它們一起，人的头脑中对人的存在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發展起來了。所有这些构成品，首先都是头脑的产物，它們似乎統治着人类社会，在它們面前，劳动的手的較為平易的产品就显得不重要了；何况在社会很早發展阶段上（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能計劃怎样劳动的头脑已經能够假別人的手來执行它所計劃好了的劳动了。迅速前进的文明之一切動績，都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腦髓的發展和活动。人們因此習慣于以他們的思想而不以他們的需要來解釋他們的行为（自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和來到意識中的）——这样一来，随着時間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論的宇宙觀，这种宇宙觀从古代世界崩潰起就統治着人的头脑。这种宇宙觀現在也还有如此强大的統治力量，甚至达尔文学派的唯物論自然科学家們也还弄不明白人类的起源，因为他們在唯心論的影响之下，沒有認識到劳动在这中間所起的作用。

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动物經過它們的活动也改变外部的自然，虽然在程度上远不如人那样。我們也看到：那經過它們改变了的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它們，使它們也起一定的变化。因为在自然界中沒有独立發生的东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是由于忘記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